

匯和語法習慣，形成了說的語言和寫的語言出現分歧的情況，這也是中國所有方言地區共同的現象。現代漢語各方言區的人都說自己的方言語音，但當把語言記錄下來時，卻要求採用統一的漢字，並需要符合現代標準漢語的詞匯和語法規範。用方言入文，因受地域性限制，未能充分發揮語言交際傳意的目的，所以不能廣泛流通。中國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說的和寫的是比較一致的，這是北方方言區的情況。其他如英方言區、湘方言區、贛方言區、客家方言區、粵方言區和閩方言區等地區便要克服言、文不一致的困難了。

當然，全國推廣普通話，方言地區的人認真學習民族共同語，研究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的對比，是針對以上問題的積極的解決方法。可是，針對方言地區的人寫的毛病，諸如地方俚語的雜用、方言語法的混淆、文白夾雜、歐化句式等，也是必須予以注視和更正的。

至於繁體字與簡化字的去取問題，雖然中國內地、新加坡等地已全面推行簡化字，但是香港仍然習慣使用繁體字。本來繁簡由之，大可不必強求統一。但基於文字具有交際傳意的目的，香港人與內地人要互通訊息、交流情報，如果不懂得中國大多數人所使用的文字符號，始終是有很多障礙和不便的。

綜合而言，香港人掌握的中文，說的既包括廣州話，也應包括普通話。寫的應該是現代標準漢語，這是起碼而必須的要求。

(五) 中文運用課程芻議

一、課程目標

- (1) 加強學生處理中文素材的能力，擴闊對中文的接觸面。
- (2) 提高學生使用中文的能力，使能有效地表達思想和意見，以應付日常生活和將來工作的需要。
- (3) 使學生初步掌握普通話的聽說能力，使學生在說普通話的情景下有一定的應付能力。

二、課程內容

課程以實用為主，通過口頭和書面的語言實際應用，使學生認識廣州口語與標準書面語的區別；通過廣州話和普通話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的對比，使學生認識現代漢語的結構特色。並要求學會聽說普通話、認識簡化字和掌握實用文體的寫作等。細目如下：

- (1) 現代漢語的特質
 1. 漢語方言分區

2. 方言與普通話
3. 文言與白話
4. 香港廣州口語與標準書面語

(2) 基本語音訓練

1. 廣州話語音
(附粵音辨正)
2. 普通話語音
(附漢語拼音方案)
3. 廣州話普通話語音的對比

(3) 漢字與詞匯

1. 漢字結構和異體字
(附字形辨正)
2. 簡化字
3. 漢語詞匯的特質
4. 廣州話普通話詞匯的對比
5. 近四十年來中國新詞匯

(4) 語法與修辭

1. 漢語語法的特質
2. 構詞、造句和邏輯表達方式
(附病句評改)
3. 廣州話普通話語法的對比
4. 實用漢語修辭

(5) 普通話聽說能力訓練

1. 層次一(完全未學過普通話者)
 - (i) 漢語拼音系統
 - (ii) 音節與拼讀
 - (iii) 聆聽理解
 - (iv) 朗讀
 - (v) 情景對話
2. 層次二(普通話達一定程度者)
 - (i) 朗誦
 - (ii) 會話
 - (iii) 討論
 - (iv) 演講
 - (v) 辩論
 - (vi) 話劇

學生需在教師指導下，大量閱讀用現代標準漢語寫成的課外讀物，並且可配合作誦材、話題、講題、辯題和劇本等用途。希望學生耳濡目染，眼到口到，比較容易掌握普通話。

(6) 標準書面語表達能力訓練

1. 現代實用文體分類及寫作要點
2. 實踐練習——說明文、書信、公函、撮要、布告、指示、聲明、通告、啟事、章程、規則、會議記錄、報告、評論、廣告等

三、授課時數

配合大學一年級課程，全學年二十四星期，每星期兩小時，共四十八小時。每星期另加導修及練習時間一小時，共二十四小時。合共七十二小時。

四、授課形式

多種教學模式可以採用：包括講授、小組討論、報告會、聽、說、寫練習法等。側重口頭表達能力和實用文體寫作訓練。

五、備注

本人曾於本年度九月至十二月間開設上述選修課程。由於學生多已在語文研習所修讀過普通話課程，所以在聽說能力訓練方面可以採用層次二的方式和內容，入手比較容易，時間控制也較有彈性，可以完成大部分的課程。如果學生完全不會普通話，要在規定的授課時間內完成全部課程，似乎比較緊逼。這時必須要求學生利用課後時間，多到語言練習室或在家進行練習，反復聽說，這樣課內課外配合，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當然，如果學生一面修讀本所普通話課程，一面修讀中文運用課程，並假設兩個科目同時必修，則中文運用課程可以剔除普通話聽說能力訓練這個組成部分。這樣分工更趨專門，相輔相成，效果必更顯著。

以上是我對“中文運用”課程的初步構想。目前，港大三改四尚在建議階段，有待政府批准與撥款。改為四年制後，能否設立“中文運用”一科，並成為各院系學生必修科目，仍是未知之數。我提出這個未成熟的建議，旨在拋磚引玉，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香港語言環境中 中小學校教與學普通話面臨的問題

何國祥

1. 引言

1.1 香港的語言環境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通行的語言可真不少：世界上的主要語言大都可以在香港聽到；這是促使本港享譽國際的潛在因素之一。

本港人口華裔的佔了98%以上，其中多半在本港出生，廣東話（粵方言）自然是最多人說的語言。香港人除了說廣東話，還說其他中國語言，如普通話、上海話、潮州話、客家話等。書面語方面，一般書報雜誌用的是語體文，但也有專欄作家和廣告撰稿人喜歡用粵方言寫作（例如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宣傳語句「兩個夠晒數」）。

外語方面，由於英語是洽談業務的國際語言，所以香港商界及金融界多用英文。德文在本港也是一種比較多人說的語言，其他語言還有日文、印地語、泰文、法文和馬來語等。

中文與英文同為本港法定語言。當局以英文制定法律，但亦為若干則選定法例提供中譯本。

由於香港與中國各方面的往來日益頻繁，中港貿易日漸增加，^①因此學習普通話的人愈來愈多，普通話在本港漸見普及。^②

1.2 香港學校的語文教育

中文學校和英文學校

按授課語言來畫分，香港學校可分中文學校和英文學校兩大類。1985至86年度教育署年報資料顯示，絕大部分（92%）香港小學生在中文小學唸書，而校內各科，也都用廣東話授課，^③書面語是語體文，英語是第二語言。只有7%小學生在英文小學唸書，學校除中文科用廣東話講授外，其他科目一律用英語。

中學的情況剛好相反，90%的中學生唸的是英文中學（包括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英文中學各科一般都用英語授課，用的也是英文課本；只有中國語文科（包括文學科）和中國歷史科用廣東話講授。

及使用中文課本。中文(文法)中學仍然採用廣東話講授各科；不過，有些學校又會使用英文課本；當然，這些中文中學，數目也不多。目前全港只有9%的中學生在中文中學唸書。

至於為外籍學童而設的英童中小學校，學生人數只佔全港學生人數的1%，英語自然是他們的學習語言。英童學校也有設置中文科，供學童選修，包括普通話和廣東話。^④

中文科和英文科

除英童學校外，這兩科(語言科)都是一般中小學生必修的科目。

母語教學

最近，香港政府積極推廣校內使用中文教學的計畫，就是採用香港最多人說的語言……廣東話授課，並且採用中文課本。^⑤

普通話科

普通話方面，1981至87年間，香港教育署在本港推行了一項「普通話(國語)科教學試驗計畫」，目的是探討在本港目前的教學條件下，有可能在本港中小學開設普通話科。試驗計劃的第一階段以小四至小六為對象，試驗於1984年完成，結果證實在目前的教學條件下，於小學開設普通話科是可行的。於是1986年9月，教育署便正式把普通話科納入小學課程中，作為學校自由開設的科目之一。直到今天，本港已有約400家小學把普通話科列入正規課程內，也有不少學校把普通話納入課外活動的範圍。^⑥

試驗計劃的第二階段則以中一至中三為對象，試驗剛完成，結果尚未公布；而目前自行開設普通話科或以課外活動形式講授普通話的中學亦不少。

1.3 面對需求日切的普通話教學，現在也許該是我們檢討和整理本港中小學校在這個語言環境下教與學普通話所面臨的問題之時了。

2. 學生的學習困難

2.1 缺乏普通話語言環境

香港是一個以粵方言為生活語言的地區(1.1節)。小學生在學校裡聽的是廣東話，中學生在學校裡用英識(1.2節)；可是他們回到家裡與父母、兄弟姐妹溝通，朋友交往都用廣東話。本地的廣播電台、電視台雖然有中文和英文廣播，但是一般人都喜歡收聽及收看以粵語廣播的中文台；而瘋魔廣大市民的電視劇，也是用廣東話演出的。所以說：「香港沒有普通話語言環境。學生在堂上學的普通話沒法在下課以後用出來，結果很快便忘得一乾二淨了。」這話有它一定的道理。

2.2 漢語拼音字母易與英文字母相混

香港學生從幼兒園開始學習英文，到了小學四年級，已經具有一定的英文程度，對26個拉丁字母的讀法更是記得滾瓜爛熟。所以，學生上普通話課時，聽到老師把英文的b[bi]、p[p'i]、m[ɛ m]、f[ɛ f]唸成[pɔ]、[pɔ]、[mɔ]、[fɔ]，他們會覺得很奇怪，不禁會這樣想：為什麼同一個符號會有兩種唸法呢？那些與英語發音不同的字母，學生更難掌握。例如q，英文的發音是[k']，普通話是[t k']；c英語的發音是[s]，常作[k']音（如car [k'a]，普通話則作[ts']，距離甚遠。⑦

2.3 粵語或英語欠缺的音節，難以掌握它們的發音

這些難音包括：⑧

聲母：zh、ch、sh、z、c、s

韻母：e、有介音「-i-」的韻母

聲調：第三聲（上聲）、第一聲（陰平）和第四聲（去聲）分辨不清、輕聲

變調：「一」「不」變調

音節：h和有介音「-u-」韻母組成的音節（如hua、huan、huang等）

再者，en、eng不分；n、l混淆，則是受香港粵語影響所產生的錯誤。⑨

2.4 非語文科課本中方言詞語的出現，使學生感到困惑

普通話科和中國語文科課本都採用標準現代漢語，可是在非語文科（如數學、科學、健康教育等）課本中，卻出現不少方言詞語。下面是其中一些例子：

見於健康教育課本：維他命（維生素）、朱古力糖（巧克力）、火水爐（煤油爐）、小息（休息）、早餐（早點、早飯）、午餐（午飯）、晚餐（晚飯）

見於科學課本：課室（教室）、電掣（電門、開關）、光管（管燈、日光燈）、電飯煲（電飯鍋）、橙（橙子、廣柑）

見於數學課本：波子（玻璃球）、雪梨（梨）、拍紙簿（本子）、電單車（摩托車）、單車（自行車）、巴士（公共汽車）、巴士站（公共汽車站）、的士（出租汽車、計程車）、恤衫（襯衫）、西褲（西式褲子）、階磚（磚塊兒）、萬字夾（曲別針）、枱（桌子）、書枱（書桌）、菲林（膠卷）、雪糕（冰淇淋）、西餅（西點）、豬扒（豬排）、飲水（喝水）、影印（複印）

學生從普通話課或語文課知道粵語「單車」、「枱」寫成文字時要寫「自行車」、「桌子」，可是做數學練習時又碰到用漢字寫成的「單車」、「枱」，這不免使學生感到困惑。

3. 教師的教學問題

3.1 教學時間太少

雖然香港教育署建議普通話科每週宜有一至二教節(以每節 35 分鐘計算)，事實上，絕大部分開設普通話科的學校只能撥出一教節給普通話科。^⑩教師在 35 分鐘內既要對學生進行說話訓練和語音知識教學，有時還要訓練他們的聆聽理解能力，深感時間不足；而且每週只有一教節，學生對所學的普通話，遺忘率也很高。

3.2 難以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生初學普通話時，覺得新鮮好奇，興趣自然濃厚；其後在語音知識漸多、其他科目功課繁重、覺得普通話不實用等因素影響下，學習興趣開始下降。教師要維持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頗感吃力。(也有一些中學在高年級 [中五至中七] 開設普通話科，學生的學習興趣則十分濃厚。這可能是他們感覺到普通話在香港的重要性，知道目前工商界需要懂普通話的僱員。這是小學生或中學低年級學生感受不到的一點。)

3.3 學生程度參差

這裡說的是下面兩種情況：

一、班上有來自國內懂普通話的學生。這些學生再學基礎性的普通話，會覺得沉悶；而且他們對教師也構成壓力，因為他們講的普通話可能比教師講的還要好。

二、中學一年級班上有小學學過普通話的學生。普通話在小學是獨立的選修科(小四至小六)，目前本港約有一半小學開設本科。因此，教師在中一普通話課面對的學生，他們之間的普通話程度可能相差三年。

3.4 每班學生人數太多

普通話是以口語訓練為主的語言科目，極需個別或小組指導；可是香港中小學每班一般有學生 40 多人，教師實難進行個別指正。

3.5 部分教師信心不足

香港雖然以廣東話為主要的生活語言，可是四十歲以上的香港人，一般都可以聽懂普通話(有人說這是 60 年代國語電影和國語流行曲帶來的影響)。要他們講普通話，可能南腔北調；可是要他們判斷誰的普通話好，誰的沒那麼好，他們都可以勝任。就是說，香港人對好的普通話有了一個主觀的標準，而且這個標準也定得很高。所以一般香港人覺得普通話科老師既然是講授普通話的老師，他們就應該講得一口流利而字正腔圓的普通話。這種無形的壓力，使部分雖然參加過訓練課程的教師，也不敢在學校

教普通話。不過，一般普通話教師經過多年來的教學相長，加上課餘的不斷苦學進修，多半還是表示信心大為增強的！

教師在學校講授普通話科時，還面臨其他問題，如語文教師工作繁重、校方難以安排教節講授普通話等，不過，這些問題跟語言環境關係不大，所以不在這兒詳細討論了。

4. 現代漢語本身的問題

4.1 香港中文課本選用方言詞語的問題

香港的普通話課本、中國語文課本及其他非語文科課本如健康教育、科學、數學……等用中文印刷的課文都是用語體文、現代漢語寫的。¹¹普通話科課本和中國語文科課本一般比較注重用標準現代漢語，其他科目的課本就往往用上了不少廣州方言（見上文2.4節）。以前香港人跟官話區的人交往不多，學生學會了「恤衫、萬字夾、早餐」答詞語，在本港就可以達到文字溝通的目的；而且說的（廣東話）和寫的一致，學生容易掌握；但現在，香港和中國關係日益密切，聽說普通話和閱讀用標準現代漢語寫成的文章機會日多，學校又開設普通話科，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是不是應該學習「襯衫、曲別針、早點」等全中國通用的詞語呢？

語言三大要素語音、詞彙和語法中，詞彙最不穩定，常隨著文化的進步、社會的改變而進行新陳代謝。¹²現在，一般十多年前編的現代漢語詞典已不夠現代社會（如香港）的使用，一些代表新事物的新詞語如「飛翔船、水翼船、漢堡包、¹³熱狗、炸薯條」等都付諸厥如。有些國內已開始慣用的香港常用詞如「電腦、研討會」，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在課本用標準詞語「電子計算機、討論會」呢？還有一些本港常用詞如「酒店、太空人、影印、錄影機」，是不是一定要跟國內改用「飯店或賓館、宇航員、複印、錄像機」呢？《現代漢語詞典》（1978）還沒有收錄「複印、錄像機」等詞。另一方面，中港兩地對某些詞語的理解不同也值得研究，最近有一個見諸報端的例子：

今年九月中國外交部就港督訪問北京發表了公報，公報提到香港政制檢討時，「檢討」二字是加上引號的。中國外交部港澳辦公室主任柯在鑠表示，「檢討」需要加上引號是因為在國內，「檢討」二字是代表了犯錯，才需要作檢討（「檢討」在本港指「回顧」）。柯主任還說：「香港政治體制有一個『檢討』，『檢討』甚麼東西呀！」¹⁵

香港現代漢語用詞這樣混亂，有典範作用、肩負教育下一代責任的教科書的編者應該選用哪些「標準」詞語呢？由此可見，就中文教育而言（包括中國語文、普通話及其他以中文為教學媒介的科目），重新整理現代漢語詞彙對香港來說已經是急不容緩的事了。¹⁶

4.2 香港普通話常用字

在這個知識爆炸、學校科目繁多的時代，語文教學工作者面對的問題是怎樣有效地訓練語文學習者利用短促的時間學會運用語文。常用字的學習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語文教科書的編者往往根據常用字來編寫課本 (John De Francis 的 Beginning Chinese Reader 全書便只用了 500 個漢字)。下面分別列出近期國內、台灣、香港常用字的統計報告：

國內：

《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語言學院教學研究所編，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該書附有一個漢字頻度表，是根據180萬字語料的統計結果)

《常用字和常用詞》，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5年4月。

台灣：

《國民學校常用字彙研究》，台灣國立編譯館主編，1967。

香灣：

《香港初中學生中文詞彙研究》，蕭炳基、范國、李勵勉、黎同濟主編，香港教育署教育研究處，1986。^⑯

上述資料，都可以用作普通話教學的參考；不過，香港普通話科教學最需要的是人們在香港講普通話時常用的漢字。^⑰「香港普通話常用字」對香港考試局即將實行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意義更大。^⑲

4.3 輕聲兒化規範化的問題

講普通話時最令香港人畏縮不前的是普通話中的輕聲和兒化詞語(相信其他方言區人士也有同樣的問題)。有辨義作用的輕聲兒化是應該學的，如：

東西 dōngxī，東邊和西邊

dōng · xi，泛指各種具體的或抽象的事物

白麵 báimiàn，小麥磨成的粉

白麵兒 báimiànr，指作為毒品的海洛因

但有些輕聲和兒化詞語唸不唸輕聲或兒化都不影響詞義，甚至連北京人也不能說出規律來的，那就應該在普通話中進行規範，以減輕教與學的困擾。胡瑞昌在《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裡說得好：^⑳

「但是也有一些輕音和兒化沒有區別詞義或詞性作用的，對於這些輕音和兒化就應當加以排除，普通話語音可以不考慮吸收。例如棉花、電影和電影兒、乾淨、清楚、熱鬧、喜歡、貓和貓兒、狗和狗兒、魚和魚兒、汽水和汽火兒、樹根和樹根兒。對於這些輕音和兒化，北京人盡可以按他們的習慣唸他們的輕音和兒化，而方言區的人

學習普通話，不一定要求非掌握不可。因為，輕音和兒化對於方言區的人們學習普通話是一個難點，除了發音習慣造成的困難以外，更多的是由於北京語音輕音和兒化的規律研究得不夠，什麼情況下(即哪些詞兒)應當唸輕音和兒化，什麼情況下(哪些詞兒)不必唸輕音或兒化，只能指出大致的情況而不是絕對的可靠(因為有例外)。」

4.4 「七、八」兩字可以不變調嗎？

近年來有的北京人已經不嚴格遵守「七、八」的變調規律，傾向於一概讀陰平本調。1981年中國人民大學曾在北京市區進行了一次關於北京話的調查，發現30歲以下的北京人有約一半是「七、八」兩字不變調的。^{②1}現在普通話教學對「七、八」兩字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

4.5 上聲變調中的一個問題……由上聲字變來且與上聲字相連的輕聲詞語讀法

如果兩個上聲連讀時，第二個已變輕聲，那麼，第一個上聲字可有兩種不同的讀法，有的讀陽平，有的讀半上。

上(214) + 輕(上)……陽(35) + 輕(上)

小姐 xiǎo · jie 手裡 shǒu · li

上(214) + 輕(上)……半上(21) + 輕(上)

姐姐 jiě · jie 椅子 yǐ · zi

詞典一般只注輕聲，不注變調。詞典只告訴我們「耳朵」唸ěr · duo，「馬虎」唸mǎ · hu，實際應唸 ɿɿ 還是 ɿɿ 呢？詞典沒有說明。而且，這種變法並沒有公認的變調規律，所以亦不能利用規律推求。致使教者(尤其是那些不是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教師)及學習者在碰到這情況時，都感到無所適從。^{②2}

5. 建議的解決辦法

以上所提各種問題，關於學生的學習困難和教師的教學問題，教師可以嘗試在課內或課外積極做點補救工作；至於現代漢語本身的問題，則是專家、學者(包括國內、香港)研究的課題了。下表列出一些給教師參考的方法。

問題	建議的解決辦法
學生的學習困難：	
缺乏普通話語言環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堅持用普通話授課下課多用普通話和學生交談

問題

建議的解決辦法

3. 鼓勵學生自學。方法有：a. 回家多聽課文錄音聲帶；b. 課餘收聽電台普通話廣播節目；c. 收看電視台普通話課程和普通話新聞報導；d. 閱讀用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注音的課外書籍或報刊
4. 舉辦課外活動，組織普通話興趣小組
5. 舉辦有關普通話的比賽或表演^㉓
6. 進行重點學習
7. 注意分辨字形相同而發音互異的字母^㉔
8. 設計有關的活動和教具
9. 同 6
10. 注意發音近似的音節
11. 同 8
12. 著學生錄音，教師在錄音帶中糾正學生的發音
13. 教師利用普通話課或語文課對學生加以適當的指導，說明哪些是方言詞，哪些是標準現代漢語
14. 同 1–5
15. 同 1–5
16. 靈活教學，多設計教學活動，通過繞口令、遊戲、唱歌等教學普通話^㉕
17. 選取適合學生程度的教材
18. 設計適當的教學進度
19. 全班分若干小組，選取普通話較佳的學生出任小組組長或小老師，輔助其他同學學習普通話

漢語拼音字母易與英文字母相混

難以掌握粵語或英語所無的音節的發音

非語文課本方言詞語的出現

教師的教學問題：

教學的時間太少

難以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生程度參差

學生人數太多	20. 同 19
部分教師信心不足	21. 多聽普通話錄音聲帶 22. 收聽及收看電台和電視台的普通話節目 23. 多參加普通話課程 24. 修讀普通話粵語語音知識訓練課程

註釋：

① 中國是本港的最大轉口市場，其次有美國、日本、新加坡、台灣和南韓。中國亦是香港轉口貨物的最重要來源地區，其次為日本與台灣。出口貿易方面，中國是香港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美國），1985年出口總值151億元，佔本港產品出口總額12%。（資料來自1986年香港年報）

② 本節部分資料來自1986年香港年報

③ 本港有幾家中小學校用普通話授課

香港中小學校日校學生人數

(1986年3月數字)

種類	小學	%	中學(包括預科)	%
英文	38 986	7%	390 933	90%
中文	491 694	92%	39 608	9%
英童	5 293	1%	3 654	1%
合計	535 973	100%	434 195	100%

(資料來源：1985-86年度教育署年報第三部表I)

⑤ 語文教育學院自1987年2月開始提供課程，訓練中學教師使用中文講授中文及中史以外的各科。

⑥ 一九八七年九月開辦普通話科的小學有384家。大部分學校由小學四年級開始講授普通話，也有小部分學校在小學低年級開設普通話科。

⑦ 據說有些學校因此改用注音符號。目前95%以上的學校採用漢語拼音作為標音的工具。

⑧ 傅連漪《香港小學六年級普通話語音能力調查報告》，《現代教育通訊》復刊號第一期，1987年3月，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出版。

⑨ 參閱何國祥《從語文教育學院普通話延伸課程結業考試中看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師學習普通話的困難》，《語文教師培訓與語文教學》，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編。另參閱何國祥《普通話口語能力測驗的新嘗試……介紹香港教育署在職教師普通話語音訓練班結業考試的口試方式》，《語文教師延續教育的重新探究》，語文教育學院第二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編。

⑩ 由於普通話科在香港是一個獨立科目，教育署提示學校在增設本科時，應重新編配各科教學時間，不宜隨意於原有科目中（包括中國語文科）抽取教節作為本科教學之用。

- (11) 中學的中國歷史科有用淺白文言寫的。中學的中國語文或文學科也有文言教材。
- (12) 何國祥《西文漢語教科書中詞彙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in Several Textbooks for Westerners),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9, 頁3。
- (13) 香港俗寫作「漢堡飽」
- (14) 但有「影印」
- (15) 據東方日報於1987年9月26日報導
- (16) 作家莊澤義在《每日一詞》(明天出版社, 1987)中有這樣的意見：
「要提高學生的寫作水準，必須向他們提供接觸標準語(指的是全民通用的規範中文，包括口語和書面語)的機會和環境。當然，要所有的出版物、傳播媒介都使用標準語，恐怕還需要假以時日；但是目前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第一、所有的中文教科書必須用標準語寫作，一切方言語詞和方言的表達都應剔除；第二、所有為青少年寫作的課外讀物，也按對教科書的要求辦事；第三、學校裡的教學語言，除了英語外，應該採用標準語教學。」
- (17) 載有全部語料中(約70多萬字)常用的首2,000多個漢字
- (18) 參閱何國祥《普通話口語能力測驗的新嘗試》(上文註9), 8.2節。
- (19) 香港考試局正研究在香港舉行「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可行性，或將於1988年8月舉行首次公開試。
- (20) 胡瑞昌《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32-33。原文舉例另有解釋及注音。
- (21) 胡明揚《關於北京話語音、詞彙的五項調查》，《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982年12月，頁82-90。
- (22) 何國祥、肖正芳《普通話上聲變調中的一個問題……由上聲字變來且與上聲字相連的輕聲詞語讀法》，《語文教育學院學報》第二期，語文教育學院，1986年，頁62-63。本文作者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搜集到212個這樣的詞語，嘗試作初步的分析並歸納出一些簡明的規律。
- (23) 例如故事講述、話劇、朗誦、演講、辯論和有關語音知識的(如辨別聲、韻、調)比賽或表演。
- (24) 如漢語拼音c [ts'l]和英文字母c [si]
- (25) 語文教育學院準備於明年出版《普通話教學設計》教師手冊，供教師參考。

中文科使用普通話教學在香港目前的重大意義 ——兼談「標點法」在語文教學上的功用

楊遠

近幾年來，由於香港政局的演變，教署已於1986年9月把普通話正式列入課程。但目前普通話教學的更重大意義，是在培養學生使用普通話寫作，以期能培養出全國性作家，進而可享譽國際，使香港在文學方面也能創出奇蹟！

從「五四運動」(1919)「新文學運動」後，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國名作家的作品看，其籍貫儘管是天南地北，但卻大都是用「普通話」寫作。^①這正如中國古代的《詩經》，其中的「國風」本是地方性的民歌，但為使之通行全國，必須經過一番「淘洗」的工夫——「雅化」，即譯成當時普行全國的國語「陝西調」(秦腔)。因當時西周(1027 B.C.-771 B.C.)的國都在陝西長安(西安市)。

茲以「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集「作家小傳」^②為主核計，共142人，14人籍貫不詳；實考為128人：其中補正籍貫不合者4人^③；原書但有省份而缺縣邑者7人^④；無籍貫者15人^⑤。此外另增補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蕭紅、周揚、周立波、夏衍、王平陵、謝冰瑩、李廣田、朱光潛、何其芳、齊如山、蕭乾和豐子愷等35人。^⑥據以上增補，共為163作家，其各省區人數分佈情況如下：

表一： 現代作家省區分佈

省區	縣市	人數	單計	比率 %
一、 浙江	紹興(市)	10		
	杭縣(杭州市)	7		
	吳興(湖州市)	3		
	鄞縣(寧波市)	2		
	海寧(鹽官)	2		
	金華(市)	2		
	義烏	2		
	台州(臨海)	2		

省區	縣市	人數	單計	比率 %
	桐鄉 崇德(崇福) 麗水 乍浦(平湖) 奉化 德清 上虞(豐惠) 富陽	2 1 1 1 1 1 1 1	39	23.93
二、 江蘇	吳縣(蘇州市) 武進(常州市) 南京市 上海(市) 揚州(市) 無錫(市) 宜興 江陰 鎮江(市) 寶山 溧陽 海門 太倉 常熟(市) 崑山 泰興	6 3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29	17.79
三、 湖南	長沙(市) 益陽(市) 新化 醴陵 寶慶(邵陽市) 黔陽(黔城) 岳陽(市) 鳳凰 湘潭(市) 瀏陽 臨澧	8 2 2 1 1 1 1 1 1 1 1 1	20	12.27

省區	縣市	人數	單計	比率 %
四、安徽	霍邱 績溪 懷寧(安慶市) 太平(仙源) 舒城 宣城 桐城 太湖	5 3 1 1 1 1 1 1	14	8.59
五、四川	成都市 萬縣(市) 新繁(鎮) 廣漢 樂山(市)	6 2 1 1 1	11	6.75
六、河北	北平(京)市 天津市 霸縣 樂亭 涿縣 高陽	4 1 1 1 1 1	9	5.52
七、福建	閩侯(福州市) 龍溪(漳州市) 長樂	5 2 1	8	4.91
八、廣東	梅縣 廣州市 新會 惠州(市)	3 2 1 1	7	4.29
九、山東	諸城 聊城 蓬萊 齊東(九戶鎮)	2 1 1 1	5	3.07

省區	縣市	人數	單計	比率 %
十、河南	洛陽(市) 汎源(唐河) 鄧縣	2 1 1	4	2.45
十一、山西	太原(市) 沁水	2 1	3	1.84
十二、湖北	浠水 黃梅 蘄春	1 1 1	3	1.84
十三、江西	新建(南昌市) 豐城	2 1	3	1.84
十四、貴州	貴陽(市) 遵義(市)	1 1	2	1.23
十五、遼寧	昌圖 義縣	1 1	2	1.23
十六、陝西	長安(西安市)	2	2	1.23
十七、黑龍江	呼蘭	1	1	0.61
十八、吉林	伊通	1	1	0.61
總 計		163	100	

中國現代作家之分佈

THE DISTRIBUTION OF MODERN CHINESE AUTHORS

(1920 - 1940)

考訂者：楊遠
繪圖者：梅夢波
Cartography by Yang Yu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ai Meng-bo

LEGEND

- National border
- Author's residence
- Author's birthplace
- Author's deathplace
- Author's activity place
- Author's school



表例

一、各作家籍貫，以祖、父籍或出生地為準。如：

朱自清，原籍浙江紹興，後遷江蘇東海，祖父定居揚州，朱氏出生於揚州，其籍作揚州；

曹禺原籍湖北潛江，出生於河北天津，其籍作天津；

梁實秋，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北平(京)，其籍作北平(京)；

許地山(1893–1941)，出生於台灣台南，「甲午戰爭」(1894–1895)後全家遷返福建龍溪，其籍作龍溪；

趙景琛，原籍四川宜賓，後徙於浙江麗水，其籍作一麗一水。

二、各作者籍貫，皆以當時地名為準，其後如有更改，或省為鎮，則於原地名後用括號另註。

三、所註各地名中：河南泚源，唐曰泌陽，明改為唐縣，清仍之，民國三年改曰泚源，十二年又更名唐河；又浙江乍浦鎮，屬平湖縣。

四、凡原書作者籍貫但云省份而未能查考縣邑者，姑作各省之省會。其中湖南五人，四川四人，浙江三人，山西二，河南、江蘇、江西、福建、廣東各一，共十九人。

據「表一」，現代163位名作家共分佈十八省，以浙江人數最多，39人，佔總人數23.93%，約佔四份一。其次是江蘇29人；湖南佔第三位，20人；安徽第四，14人；四川第五，11人；河北第六，9人；福建第七，8人；廣東第八，7人；山東第九，5人；河南第十，4人。山西以後都在3人以下。

此處應注視的是，有的省區雖講方言，但現代各名作家大都是以普通話寫作。尤當注視的是：目前中國大陸所稱譽的六大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是用普通話寫作。其中老舍是北平(京)人，曹禺雖是天津人，但在北京讀大學，魯迅雖是浙江紹興人，從1912至1926，十四年間在北平(京)教育總署任職，因此其作品中都是用地道的北京話。茅盾是浙江桐鄉人，在「北京大學」讀預科。在「六大作家」中有四位都在北京讀書或任職。此外，蔡元培，浙江紹興人，曾在北平(京)任職教育總長、「北大」校長；胡適，安徽績溪人，在北平(京)讀「清華」，留美返國後，任職「北大」教授、校長；羅家倫、孫福熙，浙江紹興，徐志摩，浙江海寧，傅斯年山東聊城，朱自清江蘇揚州，何其芳四川萬縣等：都在「北大」讀書；冰心福建閩侯，許地山福建龍溪，都在「燕京大學」畢業，許一氏留學美、英返國後，曾任教「燕大」、「北大」、「清華」等大學，冰心中學都在北京讀，於1926留美返國後；任教「北大」、「清華」；聞一多湖北浠水，洪深江蘇武進，都在「清華」畢業；蘇雪林安徽太平，謝冰瑩

湖南新化都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黃廬隱福建閩侯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梁啓超廣東新會，任教「清華」，林語堂福建龍溪，周作人浙江紹興，郁達夫浙江富陽，沈從文湖南鳳凰，朱光潛安徽桐城，劉半農江蘇江陰都曾任教「北大」。由以上各現代名作家都曾在北京讀書或作事，可知北京在現代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說明了「普通話」在現代寫作上的重要性。

另從現代名作家原籍為講普通話的省份者看，主要的如：梁實秋、蕭乾、河北北平(京)；齊如山，河北高陽；蕭紅，黑龍江呼蘭；蕭軍，遼寧義縣；李廣田，山東齊東。雖然講普通話並非是成為出色作家的先決條件，但從心上概述的實況，現代作家的作品，如要普行全國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明悉，用普通話寫作卻是必要的。據香港「中大」講師張雙慶先生多年評判「青年文學獎」的經驗，他認為：「方言在過去多年中對青年學生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是負面的。」^⑦張先生並選出頗多由粵方言所發生的錯誤詞句。如：「(氣)[戲]弄」、「(不)[畢]竟」、「(造)[做]夢」、「赴湯(渡)[蹈]火」。又如：「(細)[小]了一碼」、「不想(入)[進]去」、「(行離)[離開]醫院」、「(食)[吃]點東西」、「(今)[這]次」、「(落來)[來到]香港」、「(若)[如]果」等。張先生說：「推行普通話教學，或者可以減少這一類的別字。……學好普通話，多累積一些字詞的知識，加強語文的修養，對減少語文毛病還是有幫助的。」^⑧

從前面「表一」看，廣東僅佔第八位，以現代廣東人士的才智，在文學方面不當佔如此低落的比率，疑廣東作家往昔不能用普通話寫作，或許是因而吃了虧？

另從附圖看，現代作者多集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這種現象，在北宋已是如此了。至於湖南文風大盛，則是南宋以後的事。

香港是旅遊者的「天堂」，是投資者的「樂園」；但也是文化界的「王國」，只是被大家忽略了！

香港工商業，因港府的自由、開放政策在經濟上創出奇蹟。在教育方面，教署已注視普通話教學，但只是從小學開始階段，實應積極地從大專院校倡導。目前香港應加速多方設法培育青年運用普通話寫作，以期能培養出全國性的作家，進而享譽國際！使香港在文學上也創出奇蹟！

香港學生中國語文程度日漸式微，已是很明顯的事實。應如何提高香港學生的中國語文程度，同樣是教育界的當務之急。提高學生中國語文程度的方法雖多，而促使學生重視「標點法」，卻是既可行，又有效的重要方法。自從民國九年(1920)二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各學校採用標點，迄今將近七十年，文教界雖已竭力提倡，但目前仍被大家所忽視，尤其是中學和專上學院的學生。這確是值得遺憾的一件事。

「標點法」最重大的作用是使學生注意「句」。如每句的意義都不清楚，所表達的思想也決不會明確。由於對「句」的推敲，也促起其理解的能力。「標點法」不只重視「句」，進而重視「段」。中國古代的「章句」，就是文章的「分段」和「分句」。

另外應注視的是「標點」所以能夠發生效果，乃由於它本身的象形作用。見下表：

標點符號	點號	基本點號	(一)句號(。或・) (二)逗號(，)
		輔助點號	(三)頓號(、) (四)分號(；) (五)冒號(：) (六)問號(？) (七)歎號(！)
標號		(八)引號(''『』『』橫寫作“ ”或‘ ’)	
		(九)括號(() [] [] []) (十)破折號(—)	
		(十一)省略號(……)	
		(十二)專名號(—)	
		(十三)書名號(~~~~)《》)	
		(十四)著重號(・)	

從上表看每個符號都有它的象形意味。例如「句號」(。)，一個小圓圈(。)或圓點(・)，就含有圓滿和完整的意義。「逗號」(，)，由「句號」中拉出一小撇，像是拖着個小尾巴，說明了它所表達的意義，並不完整。談到「頓號」(、)，只是稍稍一停的樣子，它所表達的意義，又較「逗號」為輕些。這個符號是中國所特有的，西方標點中無頓號。它的形式，和中國古代使用毛筆有關。至於其他各符號如：「冒號」(：)、「分號」(；)、「問號」(？)等，同樣都有各自的象形意味。在此再給「歎號」(！)補充幾句：大家都知道這個符號可表達悲傷、哀痛，它就象徵着「流淚」的樣子；但大家多忽略了，它也能表達「快樂」的情意，因為當我們「喜極」時，也會「流淚」的。

「標點」的「象形作用」，確是它能發揮效用的主要原因。我們試看印度古代的標點，同樣有象形意味。由於他們的字形關係，他們的「句號」就很特別；在散文中的「句號」(I) 是一直橫；而在詩句中的「句號」(II) 為兩直橫，「逗號」(I) 則為一直橫。他們古代也是只有「句號」和「逗號」，其中各符號，同樣是近代從西方傳入的。試舉兩例如下：

कौदात्
कस्मा॑ अदात्
कामो॒दात्
कामा॑यादात्।
कामो॑ दाता
कामः॑ प्रतिप्रदाता ॥
कामः॑ समुद्रमाविश्यत्।
कामेन त्वा॑ प्राते॒गृद्धामि।
कामैतचे॑ ॥

६५

बुरव शुगन्

किती दिन मुनका राम् हा॑ आने॑ मुंहसे भगवान्के
मन्दिरमें जनेशी चात कढ़ेगा ।

अपने अश्वर्यके द्विपले हुआे वे योले :—

“क्यो॑ गम् ! वह तुम्हें कैती सुझी !”

“महाराज ! हम क्या भगवान्की पूजा करनेकी
अिच्छा नही॑ होती ?”

“ओ ! यही॑ तो नै॑ पूछता हूँ कि तुम्हारी यह
अिच्छा कैसे हुम्ही॑ ?”

“महाराज ! अिच्छा तो सदासे है॑ । आपसे रोज़
रोज़ अखबार मुनका आदा हुआ॑ कि शायद अब
हमारे भी भाग्य सुल जावें ।”

“राम् ! चात तो तुम्हारी टीकू है॑ । लेकिन भितने
दिनसे जो प्रथा चली आयी॑ है, वह बदलना असान
नही॑ ।”

“महाराज ! ओकं चार हन लोगोंका मन्दिर-
प्रवेश शुरू हो जाएं, ते कुछ दिनमें यह प्रथा भी॑
पुगनी॑ प्रथा हो॑ जायग्ने ।”

例一圖

例二圖

例一是印度古文字(梵文)的「吠陀」經典中的一節，講述宗教的哲理。大意是：頌讚愛神的廣博高深，人間的情慾，慾望和肉慾，在愛神而言是一體的。

例二是印度目前通行的文字，題目是「無光的螢火蟲」，記述一位青年由於內心不安而到廟裏祭拜，祭司和他的一番對話，這位青年說明他來祭拜是出於自願，並由此而感到愉快、幸運。^⑫

再從以下的簡單例句看，同是一句話，可有三種不同的標點法。其所表達的意義則不同。如：

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禮記·禮運》)

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例一只是表達一普通涵養。例二則強調「飲食男女」。例三則人生的大欲都屬於女人了！這句話的語意，也就因而打了個「對折」！

「標點法」的主要功用：在讀者方面，可閱讀省力；在作者方面可達意明確；在文章本身，可增加神情、氣味。

總之「標點法」不只是閱讀、寫作的有力工具，也是教學、編輯和翻譯的有力工具。文教界不應該忽視它！

註釋：

- ① 在以下所選中國現代作家中，僅約三人反對「新文學運動」，不贊成用白話文寫作。如林琴南、胡先驥和章士釗等。但他們所起的作用並不大。「五四」以後，新文學寫作的主流仍是以「白話文」(普通話)寫作。
- ② 《中國新文學大系》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時間不詳。
- ③ 作者籍貫不合者為：羅家倫、梁實秋、朱自清和聞一多四人。
- ④ 作者籍貫但有省份而缺縣邑者為：蔡元培、郭沫若、田漢、黃廬隱、孫福熙、李劭人，和鄭伯奇等七人。
- ⑤ 原書作者籍貫全缺者有：錢玄同、傅斯年、趙景琛、瞿秋白、臺靜農、徐蔚南、凌淑華、宗白華、胡先驥、章士釗，和歐陽予倩等十五人。
- ⑥ 所增補巴金、老舍、曹禺等三十五人，據《中國現代文學名篇選讀》夏傳才主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中國文學家辭典》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作家印象記》謝冰瑩，台北「三民書局」1969年；《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丁森，香港「文化互助出版社」1983年；《中國現代散文精選》司馬長風香港「一山書屋」1979年等書。
- ⑦ 張雙慶《從十四屆青年文學獎小說組的作品看粵方言對青年寫作者的影響》，香港「嶺南學院」廿周年紀念所舉辦「文學創作及一般寫作教學研討會」宣讀論文影印本，頁2。

- ⑧ 同上，頁4。
- ⑨ 見拙作「標點符號研究」，香港「天健出版社」，1981年，頁7。
- ⑩ 同上，頁184—185。
- ⑪ 同上，頁4。
- ⑫ 原文承糜榴麗女士提供印度文資料和譯為英文，深致謝意。

三語二文環境中的中文科普通話科的分合問題

王培光

(一) 中文與普通話的分科合科是漢語特有的問題

文題中的“三語”指粵語、普通話與英語，“二文”指中文與英文。三語二文是香港學生最常學習的語文，於此可見香港學生語文學習負擔的沉重。在這種語文學習環境中，中文與普通話分作兩科設立，抑或兩科合為一科，何者較為適宜？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中文科與普通話科分立，即中文科以粵語進行教學，而普通話科則獨立另行施教。至於中文科與普通話科合併，即中文科採取普通話作為教學媒介語，學生藉着中文科的教學自然習得普通話。

中文科與普通話科共包括一種書面語兩種口語的教學。一種書面語即現代標準漢語的書面語(白話文／語體文)，兩種口語即粵語與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現在，除少數學校外，大多數學校的中文科都以粵語講授，以粵語講解現代標準漢語的書面語。這就使中文科的書面語教學與口語教學分道揚鑣，也就是使讀寫教學與說聽教學分家；即中文科教學中，說聽的是粵語，讀寫的則為以普通話科為本的書面語。中文科書面語與口語教學是否應該一致，中文科是否應採用普通話施教？亦即中文科與普通話科是否應該合為一科？

在香港，從小學到大專以至研究院的中文科，都可用粵語傳授。這個現象很特別。一個香港人即使不能說普通話，但能說粵語會寫中文，也為人認為掌握了中文。然而一個人能讀寫英文，但不能說聽英語，即不為人認為掌握了英文。故此，中文與普通話的科目分合問題是中國語文所持有的，英國語文則無此問題。英文教學以粵語作教學媒介，還是用英語進行教學，那是教學法的問題；前者是翻譯法，後者是直接法，絲毫不涉及科目分合的問題。

將普通話獨立設科，或將普通話納入中文科、都預設了普通話學是必需的。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需要是來自各方面的，有經濟上的，如貿易，旅遊等行業的工作，都有使用普通話的需要；文化上的，藉着普通話更認識中國文化；民族意識上的，透過普通話這民族共同語的掌握，來認同中

華民族；政治上的，因為一九九七年香港將回歸以普通話為共同語的中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學習普通話有助中文書面語掌握的理由。香港學生的中文作文有雜揉粵語的現象(蕭，1980)，不少人認為這與中文科採用粵語講授有關。其實香港是個粵語社會(Cantonese Speech Community) (Bauer, 1984)，香港人經常接觸的是粵語。大多數香港學生只會說粵語，而不會說普通話。許多人相信，如果學生能說普通話，他們的中文寫作將有所改善。一些語文工作者因此主張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香港學校應進行普通話教學。

(二) 學生能否適應中文科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

設立普通話科的學校日漸增多，這趨勢甚為明顯。羅德與鄒嘉彥(Lord and Tsou, 1985)指出，香港未來的雙重語言制(bilingualism)中口語的雙柱是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與英語。據此推論，學校應提供三語二文的學習機會。不過，三語二文的學習，對學生來說，是個沉重的學習負擔，所以如果在小學一年級就設置中文、普通話，英文三個科目，多數學生可能難以負荷。就目前情況而言，幼兒園普遍設有英文科，卻極少設有普通話科，小學一年級承擔幼兒園而繼續英文的學習是順其自然的。其實目前社會對英文的需求遠大於普通話，所以學生在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英文了。目前的情況並非恒久不變，新的情況出現了，整個問題當然應重新考慮。然而其中有一個不變的因素。那就是以語言差距而論，英語粵語的差距大於普通話粵語。據此羅德等(Lord and Cheng)認為，等待學生的中文書面話有比較穩固的基礎後，才進行普通語教學。

許多人都提及普通話不易為廣東人理解的現象(周，1881；Wang, 1982)。小學生的語言經驗並不豐富，比成人更不容易聽懂普通話。因而倘若學生未經過一段普通話學習的時期，突然接受以普通話講解的中文科教學，肯定不能適應。這不特使中文科的學習受阻，普通話的學習也不得促進；還會產生學生學習心理受困擾，對普通話有抗拒態度等惡劣後果。故此，普通話進入學校課程的初階，宜經過獨立講授的階段，不宜立刻成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到底普通話獨立施教多久，學生才能接受普通話作為教學媒介的中文教學？這有待實驗研究進行考查。簡單說來，這問題的主要變項有二：一為學齡的多寡，一為中文教材的難易。先說學齡，大體而言中學生比小學生更快掌握普通話的理解能力，因為中學生中文書面語的程度高於小學生，而中文書面語的能力顯然對普通話的說聽能力有裨益。此外，中學生的語言經驗應比小學生為豐富。這種種原因，都使中學生較易聆聽理解普通話。論及中文教材難易此一變項，很明顯同樣使用普

通話講解，教材切近學生生活經驗者，當然比遠離學生生活經驗者易懂；還有，文言教材當然比語體教材難。所以，文言的或遠離學生經驗的教材，都需要較長期的普通話訓練，才能理解。

中文科採用普通話施教，學生須經過準備階段。這準備階段是在一段時期內普通話獨立教學。這獨立教學可以是另設一獨立的普通話科；可以是課外活動中，進行的普通話教學；也可以是中文科抽出一些節數來進行普通口語的獨立教學。至於最近中共教育部規定中國小學一、二年級的語文科（即香港的中文科）每星期撥出一節作為說話課（彭，1985），那是為了針對中文教學偏重書面語忽略口語的弊病，而採取的措施。這措施在方言區，當然有提高普通話教學的作用。中國不少地區已採取普通話講授中文科，故這一節說話課並非將中文科與普通話科進行分科教學。

（三）調查顯示教師資源不足以應付中文科以普通話施教

上文談兩科分合中的學生因素，以下試說個中的教師因素。這可從教師的能力與心理兩個方面來討論。香港的普通話師資訓練絕大多數是短期的速成的，一般很不理想；以致中小學裏，許多普通話科教師的普通話能力欠佳。筆者的一項調查（王，1987甲）顯示，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師對普通話詞匯的掌握十分不足。該調查的對象為三十五位中小學普通話教師，這些教師的母語均為粵語。調查要求教師將八句課堂用語從粵語譯成普通話。這八句話共有十四個與教學關係密切的詞語。結果發現，香港籍教師對這十四個詞的錯譯、漏譯高達57.1%。這十四個詞及普通話的對譯如下：書檯→書桌、勤力→用功、草花頭→草頭、衣字邊→衣字旁、墨水筆→鋼筆、原子筆→圓珠筆（原子筆亦可）、間尺→尺、粉擦→板擦、擦子膠→橡皮、班房→教室、鉛筆刨→捲筆刀→、王Sir→王老師、背默→默寫、讀默→聽寫。這些詞在課堂中使用頻率甚高，普通話教師對這些詞過半不能用普通話正確表達，必然嚴重影響普通話教學。普通話教師的普通話能力也如此不濟，中文科教師以普通話施教而能勝任者，就更少了。筆者在上一屆研討會報告的一個調查（王，1986），指出中文教師對學生筆下的粵方言改得正確的僅佔54.4%。由此可見中文教師對普通話的認識不足。

如此看來，普通話與中文教師的普通話能力都有待提高。然而，在各級學校設置普通話科，訓練足夠的並優良的普通話教師，比訓練所有中文教師都能以普通話授課，易行得多。這因為普通話科每週僅有一或二節，需要的教師人數比較少。教師資源既然匱乏，中文科與普通話科分立為宜。

從教師心理來看，大多數中文教師既不能說普通話，不少教師雖然願意學習普通話，採用普通話教學；但一些教師則可能抗拒以普通話作為教學媒介。筆者在另一文（王，1987乙）曾記述一個真實的事例，“一九七八年一所中文中學的校長在教務會議中，提議在幾年內改為全面用普通話授課。九成的教師反對這個建議，羣情洶湧。他們有憤怒的，也有驚懼的。部分教師說粵語比普通話更優勝，更有神韻，更能傳情達意；有的說以普通話進行教學，聽講兩不便，如果造成會考成績低落，誰人負責；有的說年老的同事難以學習一種新語言，不宜強人所難。反對的理由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結果，校長的建議只有一項得以落實，即設置獨立的普通話科，每週上課一節。”看來最佳方法是用獎賞來鼓勵中文教師使用普通話授課。那就是能用普通話授課的中文教師，一律可得定額的普通話津貼。這辦法就多數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熱情而因勢利導，相信是穩健而受歡迎的；避免了強制人執行的行政命令所可能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

（四）中文科普通話科分設的好處

中文與普通話分科施教，中文科負責漢語的讀、寫與粵語的說、聽四方面的教學，普通話科負責現代標準漢語說、聽兩方面的教學。百分之九十八的學生雖已從家庭中基本掌握了粵語，但並非說他們擁有了很高的粵語能力。香港既是一粵語社會，往往要用粵語進行工作交涉、公開致辭等。這些比較高級的口語能力，不一定能從家庭中學到，學校的中文科正可給予他們這方面的訓練。一些人認為用粵語講授中文科比用普通話更為有利，那因為粵語語音比普通話語音更接近古音，大量粵語詞語源於古漢語，粵語語法比普通話更接近古文。總言之，用粵語對香港人解說古文更為便利。（Chan, 1987）

如果普通話科并入中文科，筆者曾說，“沒有普通話科，普通話只作為中文科的教學媒介來傳授，恐怕不能把普通話教得成功。因為一些普通話常用的口語詞，中文科的書面語甚少出現，藉着中文科很難學到這些詞語。譬如‘奶奶’一詞，在香港的中文課本裏不大出現；却是常聽到的普通話口語詞，指的是祖母，然而在粵語裏，却是指丈夫的母親。不懂這些口語詞，理解普通話就發生困難。這一類口語詞主要還是透過普通話科來學習。可見，倚靠中文科來教授普通話，並不是現想的途徑；而普通話獨立成為一個科目確有必要。”（王，1987乙）

（五）結語

以上的論據都說明現在這個語文教學發展階段中，中文科與普通話科應該分別設立。當然這是就大多數學校的現況來討論的，極少數的學校已

全面用普通話授課。可見語文教育政策應該有彈性，而在這彈性之中，可容納多種針對各種不同情況的方案。

西方學者(如 Ruiz, 1984; Hornborger, 1987)討論語言政策時，認為語言政策有三種方向：(一)把語言視作難題：把國家內少數人的語言看成難題，因而逐漸增加共同語的使用範圍，減少少數人母語的使用範圍。(二)把語言視作權利：把少數人語言的權利看成是天賦的，這權利受到尊重，不過少數人的語言不能與共同語有同等的地位。(三)把語言視作資源：把少數人的語言看成珍貴的資源，少數人的語言與共同語同樣重要。筆者以為第(二)與第(三)兩種方向，都能使少數人的語言得以發展，使國家內保持擁有多種語言，多種文化，國家文化因多元文化相摩相盪而多姿多彩生機蓬勃。如果採取第(二)或第(三)種方向來看粵語，則粵語應該得到發展的機會。若然，粵語在教育系統應佔有一席之地。那可能是中文科以粵語施教，也可能是其它的方式。

參考文獻

- 王培光(1987甲)。北京籍教師的廣州話與香港籍教師的普通話。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上宣讀之論文。
- 王培光(1987乙)。怎樣清除普通話教學的路障。〈明報月刊〉第二至七期。95-100。
- 王培光(1986)。中文教師延續教育的普通話訓練。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編：語文教師延續教育的重新探究。香港教育署。183-186。
- 王培光(1983)。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在學習效率上之比較。〈中華心理學刊〉。25卷二期。109-120。
- 周祖謨(1981)。研究現代漢語方言的重要意義。〈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3-6。
- 彭珮雲(1985)。教育部副部長彭珮雲在文字改革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時期文字改革的方針和任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2-16。
- 蕭炳基(1980)。香港中學生作文字句病例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第八卷第二期。9-19。
- Bauer, S.B. (1984). The Hong Kong Cantonese Speech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3(3): 289-315.
- Chan, C.S. (1987). Developments and Problem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Lord, R. and Cheng H,N.L. (ed.),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231-245.

- Hornberger, N.H. (1987). Bilingual Education Success, But Policy Failure. *LANGUAGE IN SOCIETY*. 16(2): 205–226.
- Lord, R. and Cheng, H.N.L. (1987).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 Lord, R. and T'sou, B.K. (1985). *THE LANGUAGE BOMBS*. Hong Kong: Longman.
- Ruis, R.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8(2): 15–34.
- Wang, W. S-Y. (1982).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Wang, W. S-Y. (ed), *HUMAN COMMUNICATION*. 52–62.